

# 古声

27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I247.55-57

1  
=27

71831

# 古声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27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②⑦

出版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## 序 言

《古声》创作的准确日子也记不清了，至少有二十年了。这个故事的设想，十分奇特，最妙的是，几年前，报上有消息，说科学家正致力于在古代的陶瓷器中寻找古代的声音，理论根据和《古声》的设想，简直一模一样，当时看了这消息，心中着实高兴了好一阵。

人类对声音的保存方法知道得太少，实在是一大憾事，以致许多历史上重大的事件，都成了疑案。看看现在的记录，保存声音的普遍，可知人类科学还是在进步之中。

一个好的设想，并不代表一篇好的小说，《古声》设想奇佳，故事却普通。

《尽头》是卫斯理故事中对人性谴责得极其严厉的一篇，题目表示，人类已走到了尽头，到了末路，表示对人性丑恶的深恶痛绝。

谁能拯救人类？

卫斯理  
一九九〇年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    | 38 连锁    |
| 2 地底奇人    | 39 愿望猴神 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 | 40 迷藏    |
| 4 妖火      | 41 天书    |
| 5 真菌之毁灭   | 42 玩具    |
| 6 蓝血人     | 43 寻梦    |
| 7 回归悲剧    | 44 后备    |
| 8 蜂云      | 45 第二种人  |
| 9 奇门      | 46 盗墓    |
| 10 透明光    | 47 搜灵   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   |
| 12 沉船     | 49 神仙    |
| 13 地心烘炉   | 50 追龙    |
| 14 地图     | 51 洞天    |
| 15 不死药    | 52 活俑    |
| 16 规律     | 53 犀照    |
| 17 支离人    | 54 命运    |
| 18 贝壳     | 55 异宝    |
| 19 仙境     | 56 天人    |
| 20 访客     | 57 迷路    |
| 21 蛊惑     | 58 血咒    |
| 22 狐变     | 59 海异    |
| 23 老猫     | 60 宝狐    |
| 24 尸变     | 61 灵椅    |
| 25 笔友     | 62 奇缘    |
| 26 大厦     | 63 精怪    |
| 27 古声     | 64 鬼钟    |
| 28 换头记    | 65 妖偶    |
| 29 原子空间   | 66 魔像    |
| 30 红月亮    | 67 亚洲之鹰  |
| 31 鬼子     | 68 异军    |
| 32 新年     | 69 心变    |
| 33 魔磁     | 70 通神    |
| 34 影子    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    | 72 泥沼火人  |
| 36 眼睛     | 73 鱼人    |
| 37 木炭     |          |

2AD30/59

古声



## 第一部：录音带上的怪声音

天气很阴沉，又热，是叫人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的坏天气，起身之后，还不到一小时，我已经伸了十七八个懒腰，真想不出在那样的天气之中，做些什么才好，当我想到实在没有什么可做时，又不由自主，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。

白素到欧洲旅行去了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使得无聊加倍，翻了翻报纸，连新闻也似乎沉闷无比。

我听到门铃响，不一会，老蔡拿了一个小小的盒子来：“邮差送来的。”

我拿起那只木盒子来看了看，盒上注明盒中的东西是“录音带一卷”，有“熊寄”字样。

我想不起我有哪一个朋友姓熊，盒子从瑞士寄来，我将盒子撬开了来。

木盒中是一只塑胶盒，塑胶盒打开，是一卷录音带。这一天到这时候，精神才为之一振。

磁性录音带，是十分奇妙的东西，从外表看来，每一卷录音带都一样，甚至连录过音，或是未录过音，也无法看得出来。

但是如果将录音带放到了录音机上，就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。没有人能够猜得到，一卷录音带上，记录着什么声音。

我立时拉开抽屉，在那个抽屉中，是一具性能十分良

好的录音机，我将那卷录音带放了上去，按下了掣，我听到了一个中年人低沉的声音：“卫先生，我是熊逸。你并不认识我，我是德国一家博物院的研究员，我和令妻舅白先生是好朋友，昨天我还会晤过尊夫人，她劝我将这卷录音带寄给你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欠了欠身子。

我本来就记不起自己有什么朋友是姓熊的，原来是白素叫那位先生寄来的，那么，这卷录音带中，究竟有什么古怪呢？

这时，我已觉得自己精力充沛，对一切古怪的事，我都有着极度的兴趣，最怕日子平凡，刻板得今天和昨天完全一样，没有一点新鲜。

用心听下去，仍然是那位熊先生的声音：“短期内我有东方之行，所以现在，先想请你听听这录音带中记录下来的声音，不知你会对这些声音，有什么看法。”

那位熊先生的声音到这里，便停了下来。

接着，便是约莫十五秒那轻微的“丝丝”声，那表示录音带上，没有记录着任何声音。

我正有点不耐烦时，声音来了。

先是一阵“拍拍”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拍打着什么，那种拍打声，节奏单调而又沉缓，听了之后，有一种使人心直向下沉的感觉。

那种“拍拍”声，持续了约莫十分钟。

再接着，便是另一种有节奏的声响，我很难形容那是什么声音，那好像是一种竹制的简陋乐器所发出来的“鸣

鸣”声，多半是吹奏出来的。

我自己对自己笑了一下，心中在想，那位熊先生不知究竟在捣什么鬼，寄了一些这样的声音来给我听，莫非要知道我今天会觉得无聊，是以特地弄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，好使我觉得有趣？

听了两分钟，全是那单调的声音，“拍拍”声和“呜呜”声还在持续，我不由自主，又打了一个呵欠。

可是我那个呵欠还未曾打得完，口还没有合拢来，便吓了老大一跳，那是因为录音机中传出来的一下呼叫声。毫无疑问，是一个女人的呼叫声。

我之所以给那一下呼叫声吓了一大跳，是因为在那女子的呼叫声中，充满了绝望、悲愤，那种尖锐的声音，久久不绝，终于又变得低沉，拖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听了令人心悸。

我在一震之后，连忙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掣，吸了一口气，将录音带倒转，再按下掣，因为我要再听一遍那女人的尖叫声。

当我第二次听到那女子的尖叫声之际，我仍然有一阵说不出的不舒服，刹那之间，有坐立不安的感觉。因为一个人，若不是在绝无希望，痛苦之极的心情之下，决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。

我皱眉，再用心听下去，只听得在那女人尖锐的呼叫声，渐渐转为低沉之后，便是一阵急速的喘息声，再接着，声音完全静止了。

然后，那种“拍拍”声和“呜呜”声，再度响起，再

然后，我听到很多人在唱，那是男男女女的大合唱，也无法分辨出究竟有多少人在唱着，声音低沉、含混，每一句的音节，只有四、五节，而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，听来都是“SHU”。

那好像是在唱一首哀歌，我注意到那种单音节的发音，那是中国语言一字一音的特征，是以我竭力想出这些人在唱些什么。

可是我却没有结果，我听不出来，我接连听了好几遍，除了对那个“SHU”字的单音，感到有很深的印象之外，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。

这种大合唱，大约持续了五分钟，接着，又是一种金属器敲击的声音，然后，便是一种十分含混不清的声音，根本辨别不出那是什么来。

这种含混不清的声音，继续了几分钟之后，那卷录音带，已经完了。

我又从头到尾，再听一遍，若有人问我，录音带中记录下来的那些声音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，我一点说不上来。

而如果要我推测的话，那么，我的推测是：一个女人因为某种事故死了，一大群人，在替她唱哀歌，这个推测，我想合乎情理。

自然，我也无法说我的推测是事实，我只能说，那比较合乎情理，至于那些声音，究竟代表着一件什么事，只有去问那个寄录音带给我的熊逸先生了。

我是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是以我立时拿起电话来，当长途电话接通德国那家博物院时，我得到的回答是：熊

逸研究员因公到亚洲去了。

我的心中，怅然若失，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，解释寄那卷录音带给我的目的，和那些声音的来源。

可是我是一个心急的人，希望立即就知道这些难以解释的谜。

那一天，接下来的时间中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卷录音带，不知听了多少遍。

是以当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我想静一静的时候，却变得无法静下来了，在我的耳际，似乎还在响着那种四个字一句，五个字一句，调子沉缓的歌，和那种给人印象深刻的“SHU、“SHU”声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觉得必须轻松一下，至少我该用另一种音乐，来替代那种歌声在我脑中所留下的印象，是以我特意到了只有一个只有少年人才喜欢去的地方，在那种噪耳的音乐之下，消磨了一小时，然后又约了几个朋友，在吃了晚饭之后，才回到了家中。

我在晚上十一时左右回家，我一进门，老蔡便道：“有一位熊先生，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你，他请你一回来，立即就到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取出了一张小纸条来：“到景美酒店，一二〇四室，他在等你！”

我不禁伸手在自己的头上，敲打了一下，我就是因为心急想知道那卷录音带的来由，感到时间难以打发，是以才出去消磨时间的，却不料熊逸早就到了！”

我拨了一个电话到景美酒店，从熊逸的声音听来，他

应该是一个很豪爽的人。我在电话中和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告诉他，我立即来看他，请他不要出去，然后，带着那录音带就飞车前往。

二十分钟之后，我已站在酒店的房门外，我敲门，熊逸打开门让我进去。

我们两人，先打量着对方，再互相热烈地握手，熊逸是一个面色红润的高个子，我的估计不错，这一类型的人，热诚而坦白。

我也不和他寒暄，第一句就道：“听过了那卷录音带，你将它寄给我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熊逸皱着眉：“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我摊手道：“我的意见？我有什么意见，我不知道那声音的来源，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？”

熊逸点头道：“那是比较困难些，但是，我一样不知道那些声音的来源。”

“你那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心中十分疑惑。

“那卷录音带，是人家寄给我的，”熊逸解释着：“寄给我的人，是我的一个老同学，学考古。”

我仍然不明白他在讲些什么，只好瞪大眼望着他，我发现熊逸这个人，可能在考古学上有大成就，但是他至少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他讲话条理欠分明。

他呆了半晌，像是也知道我听不懂他的话，所以又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他将那卷录音带寄给我，同时来了一封信，说他立刻就来见我。”

熊逸讲到这里，忽然苦笑了一下。

我决定不去催他，一个讲话条理不分明的人，你在他的叙述之中，问多几个问题，他可能把事情更岔开去。

我等着，熊逸苦笑了一下：“只不过他再也没有见到我，他的车子，在奈华达州的公路上失了事，救伤人员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我又不禁皱了皱眉，现在，我至少知道熊逸所说的那个朋友，是住在美国的。

熊逸又道：“调查的结果，他是死于意外的，可是，我总不免有点怀疑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了：“你怀疑什么呢？在美国，汽车失事极普通，你怀疑不是死于汽车失事，又有什么根据。”

熊逸苦笑着：“没有，我不是侦探，我只是一个考古学家，但是你知道，一个考古学家，也要有推论、假定、归纳、找寻证据的能力，实际上，考古学家的推理能力，和侦探一样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，熊逸的话，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妙论，但是，想要驳倒他这一番话，倒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。所以，我决定不出声，由得他讲下去，他停了半晌，又道：“那个朋友将这卷录音带寄了给我，他只是在录音带首，讲了几句话，他说，这卷录音带是他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形下记录下来的，他必须和我商量这件事，他将尽快飞到德国来与我会晤。我的好奇心十分强烈，立时打长途电话去找，他已经走了，而在几小时之后，我就接到了他失事的消息。”

“是谁来通知你的？”我又忍不住问，因为一个人在美国失了事，而另一个人在德国立即接到了消息，这未免太快了些。

熊逸回答道：“是这样，我打电话到他服务的那家博物院去的时候，曾留下我的电话号码，请他的同事，一有了他的消息之后，就通知我，我也绝想不到，竟会接到了他的死讯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生死无常！”

熊逸道：“我怀疑，因为两点，第一、他既决定前来见我，为什么不将这卷录音带带来给我，而要先寄来给我？这证明他知道可能遭到什么危险，所以才那样做，第二——”

我不等他讲出第二点理由是什么，就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。

我一笑，熊逸自然无法再讲下去了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像是不知道我在笑什么。

我道：“熊先生，你可能是一个很出色的考古学家，但是你决不是一个好的侦探，你的第一点怀疑，决不成立！”

熊逸十分不服气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挥着手：“你想想，你也是决定要来和我会面，却又先将那卷录音带寄来给我的，难道你也是知道了自己有什么危险，所以才那样做？”

当我举出这个理由来反驳熊逸的时候，我脸上一定有着十分得意的神情，因为我所提出来的理由，根本是熊逸无法不承认的。

果然，熊逸不出声了。

熊逸虽然不出声，但是他的神情，却来得十分古怪，他的面色，变得很苍白，而且，还有很惊惶的神情，他甚至四面看了一下，然后，又吞下了一口口水。虽然他始终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心头的疑惑，却是越来越甚，我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熊逸却分明是在掩饰着：“没有什么，你不要听我第二个理由？”

我心中暗叹了一声，看来熊逸是一个死心眼的人，明明他第一点的怀疑已经不成立了，他还要再说第二点，可是他要说，我又不能不让他说，是以只好点了点头：“第二点是什么？”

熊逸却又停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他驾驶术极好，十分小心，他的车子出事时，撞出了路面，连翻了好几下，警方估计当时时速在一百哩以上，他决不是开快车的人！”

我皱了皱眉，熊逸这个怀疑，其实也毫无根据，因为就算是一个父亲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，什么时候，情绪不稳定起来会开快车，何况只不过是两地相隔的朋友！

但是，我却没有反驳他，我只是以开玩笑的口吻道：“还有第三点怀疑么？”

熊逸摇了摇头。

我决定不再和熊逸讨论他在美国的那位朋友的汽车失事，所以，我将话头拉了回来，我道：“那么，对这卷录音带的声音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熊逸道：“我去请教过几个人，他们都说，那样简单的

节奏，可能是一种民谣，我自己则断定，那民谣是另外一个国家的，或者东方的。”

对于熊逸的这种说法，我大表同意，我又补充道：“从调子那么沉缓这一点听来，那种民谣，可能是哀歌。”

熊逸的神情，突然变得紧张了起来：“你自然也听到了那女子的尖叫声？”

“是，”我立时道：“这一下尖叫声，就算是第一百遍听到，也不免令人心悸。”

熊逸压低了声音：“我认为那一下尖叫，是真正有一个女子在临死之前，所发出来的。”

我被熊逸的话，吓了一跳：“你……以为这其中，有一件命案？”

熊逸的神色更紧张，也点着头，紧抿着嘴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你是说，那件命案发生的时候，你那位朋友恰好在场，他录下了那声音，寄来给你？”

熊逸因为我说中了他心中所想的事，是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可是我却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这实在太荒谬了！

一个人，如果凑巧遇到了一件命案，而又将命案发生的声音，记录了下来，那么，他自然应该将这卷录音带，交给当地的警方，而绝找不出一个理由，要寄给一个还在异地的考古学家。

我一面笑着，一面将心中所想的讲了出来，熊逸却固执地道：“自然，这其中可能还有别的原因，只不过我一时想不出来！”